

在祖國的東方

馬 加 著



在祖國的東方

馬 加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新華書店發行

書號 (232) 字數: 222 千

開本 $310 \times 430 \frac{1}{32}$ 印張 $12 \frac{1}{4}$ 插頁 2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40000

定價 (6) 1.06 元

封面設計：茹辛

內容說明

這部小說是寫我國東部邊疆地方的農民，在敵人發動侵朝戰爭之後，直接受到美帝國主義飛機的迫害，並且目睹美帝國主義屠殺朝鮮和平居民的暴行，他們離開了自己的家鄉，組織了民工隊參加了抗美援朝運動，積極的、奮勇的投入戰鬥。

小說通過一支民工隊的活動，反映出中國人民在艱巨的戰爭中，如何克服困難，鍛鍊成爲鋼鐵般的隊伍，發揚了高度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精神。

火車站上，汽笛叫了一声，从安东到瀋陽的火車，準時出發了。

火車開的時候，李持平把臉湊到玻璃跟前，他要在離開之前，看一看安东給他留下的印象。

沿着洋石灰的站台上，送行的人排成一溜，不停的向着車上的旅客招手，鐵路值班員也和列車員告別，舉手敬禮，露出袖口上的紅胳膊箍。

在火車站的下边，是一條筆直的毛澤東路。寬寬綽綽、乾乾淨淨、坦平溜光的。成排的人羣，擰成繩的車子，三輪車、汽車、响着鈴子的馬車，一個追着一個，燕飛似的奔跑。大街的兩旁，豎着兩三層的樓房，紅色的、黃色的、青色的、白色的，各色各樣的都有。在綠色的樹蔭上面，露出耀眼的紅五星旗。

火車站的南边，挨着工廠區，一片紅色的樓房，一帶綠的樹林子。高高的煙囪戳在半空，冒着黑煙。黑煙像一條脫節的繩子，飄过帽盔山，飄过浪头區的發電廠，滾向瓦藍的黃海上空去了。

他是多麼喜歡安東呵！又是多麼懷念安東呵！在這裏，他看見他住過的省委的小紅樓，樓頂掩在白菓樹縷子裏，露出藍色的窗框，迎着陽光，現出一片燦爛的光輝。他記得半年以前的時光，他在省委會做組織部長，張聞天同志是省委書記，他們常常談安東的歷史，談遼東的工作，談世界的和平。在當天出的報紙上，他看到這樣一段消息。

周外長重申中國人民意志：指斥聯合國容留國民黨偽代表，要求以張聞天爲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出席五屆聯大。

他明白：周外長對聯合國的照會，表示中國人民和平的志願，表示世界最大國家發言的權利。美國反動勢力害怕世界和平。拒絕了中國六億人的發言權。他覺得有些氣忿，捲起報紙，胡亂的塞到呢子制服兜裏，靠着綠絨軟席，沉思起來。

在軟席車廂裏，電扇開動起來，吹着涼風。擴音器响了，放送『東方紅』的歌曲，調子愉快悠揚，應和着火車輪子軋軋的聲音，有節奏的震動。在祖國的東方，太陽高高昇到天空，照耀着城市和土地，現出一副和平的氣象。

一個長山羊鬍子的老头子，從硬席車廂裏出來，探着头，對着陽光雲雲眼，火車的煤煙噙了他的嗓子，咳嗽兩聲。

『安東，這才是老百姓的安東呢，日本小鼻子在的時候，扎嗎啡的，抽白面的，橫

軀豎臥，睜不開眼睛。」

老头子有些憋氣，嗓子打呼嚕，还想嚷着什麼，叫火車輪子的軋軋聲給打斷了。

火車冒了一股煙，轉了彎，鑽過了鎮江橋。

他往外看，火車到了鎮江山公園的前面。

公園門口豎了一趟欄杆，鋪了一條青石台階，半山坡是一片樹林子，高高低低、密密楂楂，像一座陰涼棚，當中露出一座烈士紀念塔。塔上豎着銅製的烈士塑像，戴着鋼盔，披着軍用大衣，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槍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活像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化身，背靠着鎮江山，瞭望着鴨綠江，他是一個哨兵，一個保衛祖國邊疆的和平戰士。

在鴨綠江的對岸，是朝鮮的新義州，兩個國家只隔一道江橋，遠遠的望去，連成了一塊域。

「修江橋有四十八年了，過了四十八年，老百姓才有了和平的日子。」

那個山羊鬍子的老头望着江橋，又叨咕開了。睜大了眼睛，對着李持平的瓜子臉和少白头髮，琢磨了半天。

「你不是李政委麼？」

李持平有些遲疑，瞅着老头的山羊鬍子，覺得有些面熟，想來想去，想不出是誰來

了。

老头子看見對方眼生，自己介紹說：『我是草甸子溝的，姓許，你忘了麼？』

李持平摸摸少白头髮，高興的叫起來：『哦！我想起來了，你是老許頭。』

兩個人面對面，都笑了。

李持平碰見了熟人，就和老許頭親熱的握手。老許頭到底是莊稼人，年紀雖然大，手腕子却有氣力，和別人握手，就像握着鐮刀把似的，不鬆手，直笑。

『李政委，草甸子溝老百姓一想起你來，沒有不叨念的。』

有一個時期，李持平曾經做過縣委書記，常到草甸子溝鄉下去，領導農民鬥爭地主，分浮產、分土地、組織農民會。住在老許頭的馬架子裏，吃飯、睡覺、開會，都在一塊堆。過了幾年，老許頭還記得當時的情形，他問他說：

『李政委，你到鄉下去檢查工作麼？』

李持平停一会，帶着留戀的心情說：『不！我離開了安東，到瀋陽工作去了。』

老許頭沒有一點拘束，像老朋友一樣問他在瀋陽住什麼地方？住樓？住房？小孩好不好？工作忙不忙？李持平熱情坦率，把老头子所問的問題都回答了。仰起瓜子臉，又問老头子一句：

『方才你說修江橋有四十八年，是真的麼？』

老許頭沒有說話，先笑起來：『真的，我比江橋的歲數都大咧！』

『你多大年紀了？』

『我是前清光緒甲午年生人，今年五十四歲了。』

李持平好奇的問：『是不是甲午戰爭那一年？』

老許頭陰着皺紋的臉，嘆了一口氣：『提起甲午年戰爭來，可真叫人傷心，那時候，清朝是老腐敗，當官的戴頂子，後邊插着領子。當兵的留着辮子，包着青頭布，穿着紅战袍，鑲着青邊，當中有一個月亮，打着三角龍旗，使喚抬桿、火槍、洋砲，在平壤打了一仗，左寶貴陣亡了，清朝兵敗了下來。當時，美國想佔菲律賓，在日本軍隊裏派了顧問，裏勾外連，鼓吹日本反了東洋。清朝抵抗不住，只好訂立馬關條約，賠償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，承認朝鮮獨立，割了澎湖列島。我記事的時候，錢糧很重，年頭又嘎咕，我給人家放一年猪，只掙六十吊銅錢，月月喝大粥。』

老許頭講起那段歷史，心情很不痛快，憋了半天氣，才往下說：

『後來，日本過了鴨綠江，在安東設了附屬地，以二道橋子爲界，北邊是中國居民，南邊是日本五色雜地，大煙館、白面館、窩子、野鷄飯店，到處都是。日本紅帽子橫行

霸道，揍死中國人，往鴨綠江裏一扔，誰也不敢管。」

李持平問：『二道橋子在什麼地方？』

『在毛澤東路北邊，有一道小橋。』

『現在，却成了毛澤東的土地了。』

李持平吸了一口新鮮空氣，拍拍胸脯，哈哈的笑起來，笑得十分開心，老半天沒有住聲。老头子也受了感染，跟着哈哈的笑，眼淚都擠出來了。

『我老头子活了半輩子，中國亂了幾十年，自从有了毛主席，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，老百姓才真正看見和平了。』

李持平笑着說：『和平了。』

老許头扭过头去，望着鴨綠江的对岸。

『可是，朝鮮不是打仗麼？』

『打仗哩。』

老許头皺皺抬頭紋，又遲疑起來：『李政委，你說，美國想不想學日本老樣子，來佔領中國？』

『他不想，是一回事。中國人叫不叫他欺負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』

『李政委，你知道，今天的美國，可比那時候日本厲害呀！』

李持平拍着老头子的肩膀，自信的笑一笑：『可是，你知道，今天的中國，已經不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了。毛主席說：「中國人已經站起來了。」青年人都長大了。你的鬍子都這麼長了。』

老头子連連的點頭，微微的笑。『真不同了，那時候，我還留辮子呢，化銅錢，喝大粥，現在，你到鄉下去，連一份也找不到了。』

李持平改變了題目，就問起鄉下生活的情形。

老許頭滿意的摸着鬍子，鼓着眼珠，親切的說：『自从土改以後，我和外甥在一個互助組。吃有吃，穿有穿，馬架子修蓋成草房，今年也是一個好年成，光景可美啦！』

『你的外甥是楊成林？』

『對啦！他是村裏的支部書記，勞動模範，不光生產好，學習也積極，樣樣工作都帶頭。』

『光景也不壞吧？』

『誰說壞！眼下又找了一個對象。』

『對象是那一個？』

『大江口的婦女主任，名字叫刘玉秀，你不認識吧？』

李持平沒有去过大江口，不認識刘玉秀這個人。搓搓手背，轉過臉去，火車在廣闊的土地上奔馳，拉了長長的白煙，在天空中飄散。

火車出了安东，过了沙河鎮，越過幾個火車站，向着不尽的曠野奔去。到了秋天，处处有一股莊稼的成熟氣味，冲着鼻子。

老許頭看見了田野裏成熟的莊稼，高興說：『我回到家裏，收拾收拾鐮刀，該割地了。』

『你在那個車站下車？』

『到鳳凰城下車，還要換火車，再走二十里地旱道。』

火車叫了一聲，冒一股煙，遠遠的望見鳳凰城車站的揚旗。

二

老許頭回到草甸子溝，太陽歪西了。

秋天的鄉下，是一個快樂的季節。

這時節，長白山上的野葡萄熟了，山核桃也熟了。榛子結了仁，採榛子的姑娘提着荊條筐，跳跳蹦蹦，藏到菠薐棵子裏，看不大清楚。再往遠看，就是山後头的老嶺老嶽，埋在雲彩裏，一麻黑。

這時節，大草甸子多丰满呵！車轆轤菜打了籽，馬蘭結了棒，野菊花睜開了眼睛，草棵子深深的，有一股辣蒿子氣味，到处流盪。放牲口的人來了，人割草，馬在地上打滾。

這時節，地裏莊稼成熟了，豆棵上結了豆角，一串兩，一串三，像小腰刀。高粱晒紅米，苞米乾了皮，大金黃穀穗子多希罕人呵！胖粗粗的，毛烘烘的，沉甸甸的，像一條打滾的泥鰍魚，一把搯不住。家雀飛到地裏來，成羣結隊的，唧唧喳喳，一边叫喚，一边彈糧食吃。看地的人用鞭子抽，鞭梢子咣咣响，一听多遠。

天氣好，老許头心情也高興，下了山坡，过了大草甸子，跨過小河溝，迎着一片莊稼地。他心裏想：再往前走，就是草甸子溝了。

這功夫，一輛大車橫過草甸子，上了大道。車後边跟着兩個年青的，一男一女。男的戴着草帽，穿着藍色制服，腰裏繫一條紅皮帶，肩膀寬，腿肚子粗，走起路來，把穀穗子帶得亂搖亂晃。女的穿着淺藍色制服，合身合体，胸前釘一排白銅扣子，兩條小辮

子搭在脊背上，一見風，就隨穀葉子飄起來。身子一会被遮住，一会露出來。

大地一時鴉雀無聲，高粱地壟溝裏跳着一對蚰蚰，一聲長，一聲短，叫的醒人。

大車繞過草甸子，進了莊稼地，可以聽見抽鞭子的聲音，牲口叫喚的聲音，風颳高粱葉子的聲音，兩個年青的走上了高粱地的抄道，咯咯嚶嚶的，直說話。

老許頭摸摸山羊鬍子，不知不覺的笑了。『年青的真有福呵！好像長白山上的花朵，到了季節，不能不開放，這有多麼自然呵。』

野地颳了一陣風。兩個年青的都從高粱地裏露出來。男的斜戴着草帽，肩膀上塗了高粱葉子的白粉。女的小辮子給吹歪了，鬢角有些嫩白，臉盤大大方方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，薄薄的紅嘴唇向外翹着，神情挺高興，像是笑，又不像笑的樣子。快要走到老头子跟前，有意的放慢了脚步。男的看見老头子招手，急忙搶上一步，舉起了像鎬把一樣苗實的胳膊，喊道：

『大舅，你从安東回來啦！』

『回來啦。』

老許頭點着頭，瞅瞅他那個寬臉蛋外甥楊成林，滿意的笑了，笑得露出了不整齊的門牙。轉過了臉，打量了女的一眼，尋思和他外甥的關係。腦筋轉轉彎，想問一句什

麼，半截又改了主意。

『你們……是從……』

楊成林听那含糊的口音，已經懂得大舅的意思，聳聳濃濃的眉毛，一对山核桃大的眼睛霎了又霎，顯得又有心思、又很誠實。

『大舅，我們到區上開會去了。』

老头子問：『是討論婚姻法麼？』

楊成林用草帽遮着臉，眼睛連成一道縫，趕緊答應着：『不是，張區長召集幹部開會，佈置秋收。』

老头子補充一句：『我說呢，春天就頒佈了婚姻法，過了秋成八夏，年青的早就打通腦筋了。』

在老头子跟前，楊成林故意不談婚姻法，提起莊稼活來。

『大舅，每年到了白露，該割地了。』

『對嘛！該割地了。』

女的跟着他們爺倆走，輕輕的邁着脚步，沒有做聲。当她听到老头子問起婚姻法的時候，臉蛋紅一紅，紅得像熟桃子，紅裏透白，白裏透紅，有些不大自然。她轉過身子

不好意思的瞟了楊成林一眼，說道：『我要趕車回大江口去了。』甩甩兩條辮子，就走開了。

老許頭望着女的窄窄的背影，問他外甥說：

『大遠的路，你怎麼不送送她呢？』

『她們大江口來車了，還有王村長和呂守昌。』

前边的大車過了莊稼地，到了小河溝。一個人拉着公鴨噪，假声假氣的吆喝牲口，牲口喜欢水，趴着蹄子，把水打得直响。

老許頭眼界寬，遠近村子的头行人，沒有不熟悉的。他聽見公鴨噪吵吵，想起什麼來，回过头对他外甥說：

『你听听，那就是呂守昌的公鴨噪。』

楊成林心裏不痛快，低声答应一句：『是啦。』

老許頭捋着鬍子關心的問着他外甥：『你們倆說妥了呢？沒有說妥呢？』

楊成林用草帽擱着臉上的汗，老实的笑一笑：『找一個对象，你以為像吹糖人那樣容易麼，等割完地再說吧。』

『有了婚姻法，還等什麼？』

老头子又对他外甥提到婚姻法，楊成林听了雖然心裏高興，却不願意講出口，还是重複方才那句話。

『等割完地再說吧。』

『成林，你知道，你媽媽盼望給你娶媳婦，眼睛都盼紅了。』

老許頭愛護他的外甥，像愛護莊稼小苗一樣，經過風吹雨打，在他的眼皮底下長大的。他記得楊成林小的時候，媽媽和他守着破窗戶門，少吃缺穿，衣裳上補釘，爲了养活媽媽，从小就給地主家放猪，上大草甸子。個頭剛剛長到鋤槓高，就下了地，太陽挺毒，脖子上淌着汗珠，摔到地下成八瓣。自從來了共產黨，他像小苗得了一陣雨水，从地壟上露了頭，見了太陽，滋長開了。他帶着農民抓地主，起浮產，分土地，一夜熬到天亮，也不合眼。如果有誰怕冷、怕吃苦、怕地主報復，表現動搖，他就生氣。『人不能当賤种，过去給地主扛大活，罪怎受了！現在是窮哥們翻身了。』在黨裏，他是一個好黨員，在工作上，他是一個好幹部，在勞動戰線上，他是一個模範。眼下找了一個對象，奔頭正遠哩。

他們走進穀子地，穀種子就像翻起的波浪，一順水的向着身上滾着，跳動着，扯到胸坎子上。楊成林隨着穀穗子前伏後湧，笑出聲來了。

『大舅，你看，穀子快把我埋上了。』

老头子插了一把穀穗，誇口說：『大斗黃身挺高，打的出數。』

『大舅，別處莊稼呢？』

『我从安东坐火車，一路上都是好年景。』

『大舅，安东熱鬧麼？』

老許頭言語多，拋開了莊稼咯，就講起坐火車的情形，怎樣从安东上火車，怎樣碰見李持平，怎樣談起安东的歷史，怎樣到鳳凰城換車，怎樣起旱路回家。講累了，抽起旱煙來。楊成林打听着李持平的情況，工作怎樣？身體怎樣？穿什麼衣裳？从头到腳，都問個遍。問完了，還覺得不滿足。

『大舅，你沒有問他去苏联的情形麼？』

老許頭一向不看報紙，压根不知道這個消息。

『這個我可忘問了。』

『張區長告訴我，他想到瀋陽去找李政委，問問苏联的情形。』

老头子走乏了，掏出煙荷包來，劃着洋火，又抽起旱煙來。楊成林年青好勝，什麼新鮮事情都入腦筋，羨慕的說：